

## 清水一杯

卢兆盛

一向喜爱喝茶的赵局长居然不喝茶,改喝白开水了。最先发现这一变化的,是局办公室主任老马。

那天,老马送文件到赵局长办公室,突然发现赵局长那只紫砂茶杯又换回了原来的玻璃茶杯,杯里装着大半杯开水。老马纳闷着,提起水壶准备往杯里续水,却被赵局长制止了。赵局长说:“你去忙别的吧,等我我自己来。”

老马迟疑了一会,轻轻放下水壶。临走时,他还是忍不住,问赵局长怎么不喝茶了。赵局长抬头看了一眼老马,说:“喝来喝去,我看还是喝白开水好啊。”说罢,继续埋头看文件。

赵局长的回答,显然没有解开老马心里的疑团。回到自己办公室后,他仍在琢磨着这个问题。莫非赵局长身体有病,吃了药,不能喝茶?但他立刻否定了自己的想法。赵局长的气色看上去好得很,根本不像生了病的样子。

是不是赵局长办公室没有茶叶了?不对啊,半个多月前他还送去了

两袋半斤装的本地刚上市的绿茶,不可能这么快就喝完了。想到这件事,老马就觉得有点委屈。开始,老马拿来的是两盒西湖龙井,赵局长当即要他拿走退货,还批评他不该买这么好的茶叶。他解释说,是局里原来库存的,不是新买的;又说局长办公室来客最多,且大多是有身份的客人,茶叶上档次点也是应该的。赵局长一听这话就发火了:“老马,不要再啰嗦了!从现在开始,局机关招待用茶,一律购买普通茶叶,包括我和其他局领导,也都统统一个样!”

给赵局长续茶水,是老马多年的习惯了。平常,他只要一进赵局长办公室,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局长的茶杯里还有多少茶水,接下来,便是给茶杯续水。赵局长已经当了六年局长,一直没有挪动一下位子。三年前,老马由办公室副主任转正,提拔为主任。

老马最清楚,赵局长喜欢喝茶,绿茶,红茶,黑茶,样样都喝;且不光爱喝,会喝,还说得出许多喝茶的门

道。这些年来,局里用于招待客人的茶叶,大多是老马经手购买的。赵局长办公室的招待用茶,不用说,自然也是他买好后亲自送去的。

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?经常听到戒烟戒酒的,却极少听到戒茶的。而戒茶,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吧。老马左想右想,仍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他想再去问问赵局长,究竟是不是没有茶叶了。但,最终还是没有去。

这个问题还没有弄明白,另外一个问题更让他迷糊、纠结了——赵局长怎么又将紫砂茶杯换回玻璃茶杯了呢?是赵局长对自己有看法了吗?

那个紫砂茶杯,是老马前不久出差到江南那个著名的陶都时,特意给赵局长买的。赵局长坚决不肯收。一天,老马趁着赵局长外出开会,将赵局长的玻璃杯拿走,换上了自己买的紫砂茶杯,清洗干净后,在赵局长快回来前,烧好了水,泡好了茶。

赵局长回办公室后,发现自己的玻璃茶杯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老马买的紫砂茶杯,便知道是老马干的

“好事”。于是,一个电话将老马叫过来。老马本来想好了,给局长撒个谎,就说自己不小心将玻璃杯摔烂了,才换上这个紫砂茶杯的。但,当他看见赵局长铁青的脸和紧皱的眉时,再高明的慌,也不敢撒了……

第二天,赵局长按老马买紫砂茶杯开的票据上的价钱,如数跟老马结了账,并严厉告诫他:下不为例!

老马至今记得,那天走出赵局长办公室时,只感觉到背脊凉飕飕的。他知道,自己出了一身冷汗了。一向对自己和对下属要求都很严格的赵局长,现在好像更不近人情了。老马晓得,这种感觉,不仅自己有,大多数同事也有,机关里的议论,他当然也听到了。

不过,老马的两个疑问很快就被解开了。

几天后,局机关召开大会,赵局长给全局干部职工上了一堂课,题目是《清白做人,干净做事》。讲桌上,摆着赵局长那个玻璃茶杯,满满的一杯白开水,透明极了……

## 春雨细如尘

路来森

春雨,细、绵、稠。  
春雨,很难如泼如注,更不会倾盆而下,但却旧能濡湿万物。宋·朱敦儒《好事近》:“春雨细如尘,楼外柳丝黄湿。”如尘,春雨细细,纷纷,抬头一望,对面的柳树,柳丝湿湿,黄黄,绿绿。

一场春雨,赋予一棵柳树的,是无限生机——春雨可喜。可,又何止于柳?

那些年,我居住乡村。每当春雨落下,就喜欢站立自家大门口,望向对面人家的屋顶。屋顶,红瓦覆盖,我望的,其实是屋顶的屋瓦。细雨迷蒙,屋瓦打湿,那红红的色彩,便洒出一份特别的鲜艳;湿气缭绕,淡淡的雾,如丝如缕,飘逸游荡,那屋瓦的红,也仿佛有了灵气,滋滋润润的,在流淌,在浮漾,在容光焕发……

人望着,情不自禁,就油然生一份欢喜——觉得这春雨的润湿,可真好!

门楼外,是一菜园,园不大,七八菜畦而已。

春雨渐渐,菜地湿湿,无处不在的,是新鲜泥土的气息,还有那份菜蔬新芽的清浅的蔬香。新韭初芽,芽尖红红,是一种淡淡的紫红,仿佛一张稚子之脸,欣喜地望着这个崭新的世界;菠菜返青、泛青,色彩由老而嫩,老旧的底色上,新鲜的生命,正在青碧莹莹地焕发着生机;大葱,冬日子里,身体大部深埋在泥土中,一场春雨,葱芽勃然,春笋一股钻出地面,还有,还有……篱园边,那一株桃花,或含苞,或绽放,正红红艳艳地堆满了灿烂;篱笆下,各种各样的草花,已然绿茵茵,一地生机、生气。

哎,一切,都在勃发之中……  
再看看那正落着的雨,细细、缓缓、绵绵、密密,真是柔软啊,真个

是多情啊。此时,一场春雨,就是一首婉约的宋词小令,就是一曲缠绵的昆曲,就是拂过心田的一缕和风,就是滋润灵魂的缕缕柔情。

兴之所至,此时,亦不妨,撑一把伞,走出户外,走到村头,走向田野。

伞,最好是一把油纸伞,散发着古旧的情味。青衫一袭,撑伞过头,缓缓走到村口,人站定,凝视远山,细雨氤氲中,远山朦胧、漫漫,如一场春梦。雨,就是那缭绕春梦的游丝,丝丝缕缕,编织出一个个春的意象,编织成一幅春的画图。

这样的一幅画,云雾缭绕,物象迷离,让人想到米氏父子,更有那米氏父子水墨点染的“米氏云山”。

走向田野,大地已湿,一湿,满田野都是淋淋的湿气。雨太细,太密,细密成飘逸、游荡的水汽、雾气。只是,雾很淡,淡淡的雾,把田野幻化为一个如梦的幻境。土地上,那一簇簇、一片片的嫩草,青碧在淡雾中,越发有了一种水洗过的明净感——淡雾,成了青草玉体的纱衣。每一株嫩草,都是一份纱巾笼罩下的小家碧玉。

小河水流,流的是春水;田头桃花片片,飘落水面,那水,就成了诗意的桃花流水。细雨,落于水面,雨点如织,那片片桃花,便也“织”在了缭绕、朦胧中。雾里看花,水中望花,水朦胧,花亦朦胧……河边有柳,柳是垂柳,枝叶纷披,摇曳春风中,一株柳,就成了一位春雨中的舞者,娉娉之姿,曼妙、蹁跹——洛神在起舞?

雨,依旧在落。春雨细如尘,细、绵、稠——笼盖四野。

此时的田野,就成了一首朦胧诗,就成了一幅印象派风景画——这是一场春雨,对大地的深情的书写,深情的描绘,和深情的迷惑。

## 住在桃花里

刘新丽

桃花是春天的孩子,在三四月晴朗的天气里,桃花会在大江南北的土地上依次绽放开来。这时候我就想,假如自己住在一朵桃花里,该多好。

春天的第一朵桃花,应该是从《诗经》里开出来的。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,宜其室家。”住在《诗经》的桃花里,全部的身心都可以隐匿在桃花中,那粉色的桃花都能把人染醉。渴了就喝一口桃花瓣里的朝露,饿了就吃一口桃花蕊上的甜蜜。这一季的春天,我已不是我,是一只蝶,是一只蜂,是一个嫁给桃花的新娘,住在桃花里,辛勤忙碌,宜室宜家。

春天的桃花,随着春风被吹落,落在诗人的眼中,便成了“李白乘舟将欲行,忽闻岸上踏歌声,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要是能住在这样一朵桃花里,也是好的,随风飘洒,贴水前行。我在一层铺满桃花的花毯上,听见诗人的告别。潭水寂静,我把诗人的句子抱在怀里,穿过密林小路,送到彼岸。一路

## 睡在石头上的鱼

曼古乔

春天来了,阳台上的花长得愈加清新可人。

我家先生是一个十分热爱生活的人,他侍弄花草,最是用心。那些色彩丰富的“多肉”植物,拥拥挤挤的“长寿花”“富贵竹”……看着就让人心生欢喜。清早,我站在窗户外,有阳光,也有微风,早春的生动在眼前摇摇晃晃,一些赞美的词语便在我心里发出芽来。

那一刻,时光慢慢悠悠,家被幸福包裹,阳台山的绿植让我的眼睛明澈透亮。季节的更迭,季节的置换,常常带给我们数不尽的欢欣。“要是窗台上有只懒猫,或者有一只小狗在脚边缠绕,就更好了。”我总是喜欢不顾后果地制造一些浪漫的想法,不要猫,狗的毛发漫天飞舞时,又得引来我怎样的絮叨。

“还是买些金鱼回来养吧,”先生建议,“鱼翔浅底,别有一番趣味。”隔天,家里就多了一缸鱼。古色古香的陶缸里,垒着大大小小的石块,很有层次,这一切都是先生用心布置的。金色、白色、黑色的鱼,悠闲自在地轻摆着尾巴。“呵,春天真好!有你真好!”我回头看向先生,不由得心生赞美。遇见一个合自己心意的人,生活尽显妥帖、舒适。

有一天午后,先生把我叫到鱼缸边,故作紧张地说:“你看那条鱼



### 从一朵花里看春天

董敏

走过月光满满的元宵节  
踏进,春的门槛  
把五彩的焰火,做成花  
把灵魂,放进花里  
寻找春色,寻找绿意和喜悦

柔柳,是对万物的期盼  
春天,从一朵花里苏醒  
姹紫嫣红的小花,开成乡土诗  
洒在春风里,酝酿  
和煦的风,是花的心事

### 春雨轻诉

罗裳

从云朵中起身  
春雨,踩着风的阶梯  
走下天空  
草木屏息,春雨俯下身  
轻轻诉说  
天空对大地的思念

河流抬高身子  
花朵爬上枝头  
枯死的榆树,生出了木耳

每一滴晶莹,都是春雨  
用心说出的话  
谁听见,谁就加速生长  
像农人一样,春雨  
走进田野,与庄稼促膝而谈  
滋润一片翠绿的梦

我看见,院子里的石缸  
正把春雨留下  
准备养一只月亮

### 江南小雨

许俊苗

细雨潇潇,绿草茵茵  
好像被春光染过的心  
绿油油写满了期待  
走在田野间  
不紧不慢,你归来  
在狗吠,鸡鸣的散圈中踟足  
推开窗户正对着  
暮色洗礼静谧的村落

## 座谈会要站着谈

刘荣昌

春节长假后刚上班,王厂长就让我赶快组织一个2000年以后进厂大学生的座谈会。算来我们这个500来人的工厂,符合条件的职工只有11个人。按照领导的要求,我这个办公室主任逐一通知他们所在部门负责人和大学生本人,让大家好好准备,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,不要拘束,他们答应得都挺好。听大家很自信,我心里便放心了。在请示完厂长后,决定于周五开会。

座谈会上,王厂长先给大家拜了个晚年,又务虚地讲了几句,然后就由我组织这些年轻职工进行发言。看得出来,每位年轻人都进行了充分准备,稿子念得很熟练,但就是感觉大家讲得不实在,很多话应该是厂长层面说的,从这些年轻人嘴里说出来,多少有些滑稽。再有,大家也没给厂里的工作提建议意见,最多说说自己的缺点,也就是学习不够系统、有时工作有急躁和畏难情绪等等。我觉得厂长对这次座谈会很不满意,最后他草草说了几句,让大家把发言稿电子版发给办公室存档,就匆匆散了会。座谈会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,没能听到真话、没能听到思路、没能看到朝气,我自己也有些沮丧。

第二天,我给王厂长送文件时,他说要改一改座谈会的形式,想再搞一次,毕竟这些年轻人是厂里的财富,至少从培养后备干部的角度考虑也该给大家机会展示一下自己,坐在会议室里座谈确实不能使他们畅所欲言,更看不出孰强孰弱……

一个阳光很好清风拂面的初春

## 站在自己的奖状前

王帮琴

去年秋天的一天清晨,我接到王方大老人电话,他说舅姥爷来南京探亲,疫情期间,去哪都不方便,想带他来“桥史馆”转转。

距南京长江大桥北堡几百米远的公司,因参建南京长江大桥而成立。在公司内部有一个特别展馆,就是六十年代存放枪支弹药库的两层小红楼被改建而成的“桥史馆”。2018年9月30日,“桥史馆”在大桥铁路桥通车50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。桥史馆占地面积百余平米,里面存放的各种老物件,几乎都是由当年修建大桥的老工人自发捐赠,王方大便是其一。他捐赠的是1960年、1962年获得的两份奖状。

四年来,公司桥史馆在党性教育、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,来参观的人很多。有一位老领导对我说,你们桥史馆最珍贵的捐赠品是什么,知道吗?在二楼生活馆内,老领导目光投向王方大老人的奖状,奖状模板极具时代特色,奖状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手写的,独一无二,最有价值。

1959年9月14日,22岁的王方大从北京南口铁路工程学校桥隧专业毕业后,成为参建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普通技术员。直到2007年,70岁的他才真正回家安度晚年。像王方大这样的建设者,我们亲切称他们为“桥一代”。岁月年轮飞速向前,从热血沸腾的艰苦岁月,到满头银发的盛世年代,老人亲历着中国桥梁建设跨越式发展。

这几年因工作需要,公司党委宣传部多次联系王老以“桥一”身份参加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宣传活动。从2016年应邀参加南京长江大桥修复封桥仪式,到2018年参加大桥通

日,在我的组织下,为防止春季火灾,王厂长带着大学生们来到厂子西北角的高压塔下进行杂草清理工作。年轻人干活就是利索,说着笑着干得热火朝天,50多岁的厂长和大家一样拔草刨草。我站在远处拍了几张照片,也便干了起来。

大约半小时后,道路旁堆起了好几垛草。王厂长示意义务劳动到此结束。看着泥猴般的年轻人,他笑着说:“和你们在一起,感觉自己也一下子年轻了许多啊。毕业后的前14年我一直在车间工作,后来到技术科室,45岁时当副厂长。我最怀念的还是在车间的日子,那时候像你们现在一样年轻,真的是精力旺盛,上进心强。进了科室后求稳的心态便逐渐占了上风,进取的心思也少了许多。你们如今正是好年纪,有干劲有能力,家庭负担也小,今天咱就在这里站着开个座谈会,大家随便谈,偶尔说句口头语都行,主任你也不用记录。”

我正怕冷场,想先说几句做个引导,没想到大家发言非常踊跃,可谓畅所欲言,你方唱罢我登场。我看看这位瞅瞅那位,似乎大家再也没有那天在会议室里的局促严肃了,这些年轻人的脑子里蕴藏着这么多的思路点子啊。别看他们平时打打闹闹、手机不离手,聊起来还都是很有想法的啊。

站着开的座谈会非常成功,我把用手机录下来的几十条意见建议整理出来,放在王厂长面前时,我俩都开心地笑了。

车仪式,再到2019年1月应邀赴北京参加全国总工会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的2018年“大国工匠年度人物”颁奖大会录像,他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另两位建设者代表罗时芳、魏则玉一起为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功臣谭国顺等5位代表颁奖。

凡外出参加活动,王老总会上沉沉的手铃袋,袋中是《中国铁路桥梁史》和《南京长江大桥》《武汉长江大桥(技术总结)》三本书,老人视它们为自己的传家宝。凡有活动便带上,总是自己拎着,哪怕是多次到桥史馆,为青少年讲述建桥往事,他也会带着这几本书,谈得最多的,就是南京长江大桥。

老人经常叮嘱我:“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能工巧匠实在是太多了,我真的很普通,不要过多渲染我。”他还将自己写的诗送我:“大桥工人真自豪,走南闯北修大桥。风餐露宿做贡献,战天斗地献辛劳。”那天,两位老人仔细看 过桥史馆的老物件,又在奖状前停留,舅姥爷说:“噢,这不是你的名字嘛!”王方大笑,仿佛说的是别人的奖状,说的是别人的奋斗。

从桥史馆出来,我带着他们俩在公司大楼转了一圈。王老向他的舅姥爷回忆公司刚成立时的平房模样,感慨时代的迅速发展、生活的今非昔比。不过半个多小时,两位老人便要回去,怕待久了影响大家上班。在秋季仍然浓绿的梧桐树下,老人推着锃亮的“二六”自行车,目光矍铄,我手中握着一小瓶舅姥爷从老家带来的自制麻油,目送他们离开。

当我返回桥史馆去关灯关门,在那两张奖状前,忽然,有种说不出的高兴,也有种说不出的感动。